

九
尾
龜

醒世小說五集

九尾龜

圖書局印

光緒三十四年十月四版

版
權
不
許
翻
印
所
有

著
者

漱
六
山
房

印
刷
所

圖
書
局

總
發
行
所

點
石
齋

發
行
所

開
明
書
店

申
昌
書
室

販
賣
者

各
埠
書
局

九
尼
龜
五
集

定
價
大
洋
肆
角

醒世小說九尾龜五集目錄

卷一

第一回

老風流豔福難銷

美少年名花獨占

第二回

苦溫柔太史多情

空繾綣秋娘薄倖

第三回

桃花人面惆悵劉郎

細雨斜風重尋關盼

第四回

花彩雲有意騙痴郎

王太史兩番逃愛寵

卷二

第五回

兆貴里翰林出醜

春申浦名士吟秋

第六回

好良宵詩徵出閣詞

留學生彈打章秋谷

第七回

李子宵他鄉逢舊友

辛修甫談笑諷良朋

第八回

章秋谷名花成眷屬

張書玉陌上遇蕭郎

卷三

第九回

李子宵銷魂春照夜

沈剝皮拚命死貪財

第十回

假病危瞞天造謊

打官司教士分家

第十一回 撥雲撥雨夜渡銀河

辣手狠心朝施毒計

第十二回 假溫柔蘊生中計

真潏浴名妓私奔

卷四

第十三回 樓空燕子神女成虹

簾捲西風檀郎懊悔

第十四回 洪月娥有心詛曲辯

沈仲思同病勸蘊生

第十五回 論嫖界新小說收場

結全書九尾龜出現

第十六回 通關節花錢遭巨騙

捐道員拜客出風頭

醒世小說九尾龜五集卷之一

第一回 老風流豔福難銷

美少年名花獨占

且說前回書中說起王太史的現狀。免不得先把王太史的許多笑話。一一的演說出來。只說王太史有一天。在人家席間。看見了一個公陽里的姑蘇金寓。不知怎的就十分傾倒起來。這金寓原是上海灘上。數一數二的人物。年紀已有二十五六的光景。雖然半老徐娘。却是尙饒丰致。更兼豐容盛鬋。皓齒明眸。應酬甚是圓融。談吐也還不俗。只是有一件皮氣不好。愛做恩客。愛妍戲子馬夫。正經花錢的客人。反把他高高的擱在一旁。正眼兒也不去看他。一看。往往惹得客人發起火來。從此絕跡。他却毫不放在心上。依然還是我行我素。不改絲毫。一連嫁過幾回。都是貴家公子。殷實商人。嫁過去不到一年。便拚命的百般吵鬧。尋死覓活。鬧得個不可開交。人家被他鬧不過了。賭氣放他出來。憑他怎樣。他却安安穩穩的重落風塵。琵琶再抱。你想這樣的人。那裏有什麼良心。王太史却偏偏的看中了他。當夜席上轉了一個局。翻檯過去。就吃了一檯酒。又連著碰了一場和。從此就天天在金寓院中走動。盡心竭力的報效起來。王太史每年的脩金。雖然也有二千多銀子。那裏禁得起他這樣的狂嫖。免不得要向別人借貸。

只要金寓說出來的說話。他無有不依。金寓說一聲要上天。他就立刻去搬梯子。金寓說一聲要入地。他就立刻去挖深坑。總而言之。王太史待承金寓的這一番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光景。若用在父母家庭之內。便是那孝感動天的孝子。用在君臣綱紀之間。便是那精忠貫日的忠臣。王太史這樣的待承金寓。只指望有些情懷到他。誰知金寓的心思。却大是不然。看著王太史腰駝背曲。又留了一嘴的鬚鬚。這樣的神情。還要去勉強學那風流解數。嘻皮笑臉。動手動腳的。心中甚是厭煩。憑著王太史萬種溫存。十分巴結。從沒有一些兒笑面待他。只是冷冰冰的面孔。待理不理的樣子。王太史那裏曉得。還是在他身上。拚命的花錢。依著金寓的意思。那裏肯叫他沾著自家的身體。却被房間裏娘姨。苦苦相勸。爲的生意起見。沒奈何勉強強的。留了王太史兩夜。王太史受了金寓的特別利益。自以爲榮幸。非常看見了。不論何人。見一個告訴一個。只說是自己這般年紀。居然也有和他相好的。偕人。這真是難得的奇緣。一生的知己。差不多。就是西子太真之遇。瑤臺月府之逢。別人聽了他這般說法。都在背地裏笑他。只不好當面說破罷了。王太史那裏曉得。只是昏昏沈沈的。一天到晚。除了辦幾件公事。拜幾處客人之外。其餘的工夫。都是銷磨在金寓那邊。自從三月間做起。直到四月盡。

邊。差不多也花了一千多兩銀子。在王太史的心上想來。可算得是和盤托出。竭盡綿薄的了。王太史的出身。雖然本是宦家子弟。却是家世清貧。看得這一千多兩銀子的人情。真是天大地大。無大不大。出了一身臭汗。忍著滿心難過。方才高高的捧了出來。這要是除了金萬。換了第二個人。未必想得動他。這一千銀子。怎奈在金萬眼中看了。却是平淡無奇。看得他屁也不值一個。有天晚上。這位王太史。在金寓院中。張筵請客。到了許多客人。金寓却只是冷冷的樣子。酒也不斟。曲也不唱。只嬾洋洋的。在王太史背後。坐了一回。恰好別處有人叫局。相幫傳了局票進來。金寓趁此霍地立起身來。換了衣服。也不招呼檯面。竟是一言不發的。翩然而去。檯面上客人看了。金寓這般慢客。一個個都有些代抱不平。王太史却是一毫不覺。只當沒有這件事兒。依然高興非常。春風滿面。衆客人看見主人這般的大度優容。倒不好意思開口。只得罷了。及至金寓出局回來。仍是默然坐下。沒有一句話兒。房間裏的娘姨。替客人裝水煙。一個個一齊裝到。獨獨的空過了王太史一個主人。衆人看見這樣情形。十分不忍。就有一位姓陸的客人。叫做陸雲峯。少年口快。慷慨非常。他看見王太史瘟得利害。再也忍耐不住。向著他冷笑一聲道。王伯翁。真好耐性。真是十年養氣。方有這樣的忍耐工夫。要是換了

我們這班少年早已對他不起的了。王太史聽了還不甚明白他的意思。連忙問他說的是那一路的話兒。陸雲峯又冷笑道。我們做客人的花錢吃酒。又不漂他的賬。又不借他的光。爲什麼要受他們的這般悶氣。王太史還未開口。金寓早瞅了陸雲峯一眼。微微笑道。陸大少勿要動氣。倪是生來老老實實格皮氣。無撥捨格多化瞎巴結。瞎應酬。剛剛碰著格王大人。搭倪一樣格脾氣。所以王大人到倪搭來。倪賽過當俚自家人。隨隨便便。總歸是實梗樣式。王大人也從來勦扳歇倪格差頭裏。像俚篤格排時髦俏人。嘴裏向末說得蠻好。軋實肚皮裏向一肚皮才是格鎗花。格號樣式。倪是生來勿會格。只好請僂篤各位大少。包涵點倪格哉。陸雲峯聽了金寓的這一番花言巧語。一時竟說不出什麼來。只好冷笑一聲也就罷了。只有王太史聽了金寓的話。說是把他當作自家人一般看待。這一喜喜得非同小可。霎時間手舞足蹈。眼笑眉開。好似那甘露入心。餽餽灌頂。甜迷迷的。不知不覺直望耳朵裏鑽了進來。便對著衆人說道。你們大家都說我是個瘟生。那裏曉得我們的要好。你想俏人做了客人。把客人當作自己家裏的人一般看待。要好到這個分兒。還要打算叫他怎樣呢。大家聽了。雖覺好笑。却又不當面駁他。只好放在肚裏。勉強附和幾聲。金寓坐在王太史身後。聽見他這般說。

法。忍不住把嘴撇了一撇。背過臉去撲嗤一笑。偏偏的又被陸雲峯看見。實在氣他不過。對著王太史笑道。王伯翁的話兒。果然不錯。金寓和你十分要好。竟把你當作自己家人。這纔算得你王大人的顏色。要是換了別人。那裏有這般資格。恭喜。恭喜。指日你一定發大財。這幾句話說得刻毒。把一個王太史說得滿面通紅。又不好當真發作。只得說道。我們一向客客氣氣的。這是什麼頑笑。真是豈有此理。衆人聽了陸雲峯的說話。已是要笑。再看了王太史面紅耳赤的那種樣兒。愈加好笑。由不得一齊放聲大笑起來。笑得個王太史認真又不是。不認真又不是。面上越發紅了。坐在席上。如生針氈。好生難過。虧得有兩個懂些事務的客人。恐怕王太史惱羞變怒。連忙對著衆人搖手。使一個眼風。止住了衆人的笑聲。又尋些別的話兒。和王太史問答。方才把這一件事兒。叉了開去。當下敷衍了一回。衆人見時候已經不早。便請主人賜飯。王太史叫娘姨搬上乾稀飯來。大家吃了些兒。謝過了擾。一闋而散。正是酒闌人散。燈回寶帳。春漏盡。更殘。煙裊金爐。之篆。王太史坐著不走。心上自然要想金寓留他。金寓却總是一付無情打彩的樣子。好像心上有什麼心事一般。王太史猜不出他的意思。只是陪著笑臉。挨近金寓身旁。賊忒嘻嘻的。問長問短。金寓總不理他。原來金寓新做了一個姓

陳的客人。是現任通州知州的兒子。却是綺年玉貌。個個不群。顧影臨風。風流自賞。這樣的人物。到了嫖界。不用說自然到處沾光。從來鴛兒愛鈔。姐兒愛俏。金寓自從做了這姓陳的客人。不多幾天。已經有了相好。要好異常。王太史那裏趕他得上。況且王太史這般年貌滿面的。晦氣一嘴的。髭鬚和姓陳的兩邊比較起來。一邊就是那控鶴監的傅粉郎。君一邊便是那終南山的虬髯進士。又好比那戲上的岑彭馬武一般。相形之下。實在是玉石攸分。妍媸愈判。你想那金寓這樣一個如花似玉的名姝。眼中那裏看他得上。又有個姓陳的和他比較。自然越發的厭惡起。王太史來。剛剛這一天晚上。和姓陳的客人預先約定。叫他十二點鐘之後。一定要來。偏偏的又撞著了王太史。這個瘟生。也想在金寓院中住夜。只把個金寓恨得金蓮暗頓。媚眼橫睨。暗暗的心中咒罵。却又不好趕他出去。只得由他坐著。不去理他。反自走到窗前坐下。取出一付牙牌。點了一支洋燭。倒定定心心的打起五關來。王太史覺得有些沒趣。越越的走到烟榻上邊。和衣睡倒。金寓見王太史竟不肯走。也無可如何。只得由他睡著。直進到兩點多鐘。金寓心上甚是著急。恐怕姓陳的客人來了。看見有客在房。和他吃醋。想了一會。忽然計上心來。暗想只好這般如此。方纔遣得動他。想定主意。便走到榻旁坐下。此時王

太史已經有些迷迷糊糊的睡着。金厲把煙盤推過一邊。軟綿綿的和王太史並頭睡下。臉貼臉的揉了一揉。王太史登時驚醒。金厲却笑嘻嘻的低聲問道。辰光勿早哉。耐阿要轉去罷。僂篤屋裏向格太太要罵倪格哩。王太史起先見金厲睡在身旁。楊柳垂條花枝低亞。又是香肩並倚。玉體輕偎。悄語低言的和他說話。這位太史公自從和金厲落了相好。花了無數銀錢。受了許多冷淡。那裏受過金厲的這般恩寵。現在見了他這樣的一番做作。早把個王太史弄得好像雪獅子向火。融化了半邊。不知不覺的心蕩神搖。六神無主。及至聽得金厲叫他回去。却不由的呆了一呆。便也低聲說道。這個時候。你還要叫我回去麼。我們又不是沒有落過相好。就在你院中住了一夜。也不算什麼希奇。金厲聽了。縐著眉頭。勉強答道。勿是呀。耐格個人。捨格實梗多心。倪倒是一片好心。爲你耐身體勿好。恐怕淘壞仔耐格身體呀。耐自家想哩。連浪幾日吃酒。碰和總要到捨格辰光。一格人洛裏有實梗幾化精神。耐自家末無撥清頭。倪倒有點替耐放心。勿落今朝。勿要住來浪倪搭哉。豪燥點。轉去養仔日。把再出來罷。倪倒勿比格排侖人單曉得自家尋開心。金厲說到這一句。似乎有些不好意思。紅暈兩腮。嬌羞滿面。就頓住了口。不說用小手巾掩著櫻脣微微含笑。王太史聽了他這般說法。真是靈犀。

一點沁入心脾。那一時心上的快活。在下做書的也說不出來。但是見了金厲這樣的風神旖旎。情話溫存。却又捨不得自家回去。便含笑向金厲道。你的說話。實是不錯。我就聽了你的話兒。在你這裏借一夜乾鋪。明天回去如何。金厲見王太史老著面皮。只不肯走。登時就煩惱起來。面上却不露聲色的。仍舊向他笑道。耐格人。捨總是實梗介。倪搭耐講格閒話。總歸一句才勿肯聽格。倪末來浪替耐發極。耐末倒殺死格糟塌自家格身體。阿要討氣。說起來像煞還是倪勿肯。說著。又微微的含笑。王太史本來已是心神撩亂。也聽不清他說的什麼。只見他星眼微朦。雲鬟半卸。口脂低度。蘭氣暗吹。忍不住心神蕩漾。便把兩手合抱攏來。把金厲摟入懷裏。肉麻了一會。金厲正色催他道。格歇辰光。耐好去哉呀。勿要等歇點。路浪轉去。受仔風寒。出起毛病來。倪倒就當勿起。王太史聽得金厲連連的催他回去。雖然不敢不走。却免不得有些疑心。還是蝸蝸螫螫的。不肯就走。惹得個金厲火冒起來。春山半蹙。秋水含嗔。似怒非怒的。瞅著王太史道。耐格種人。直頭少有出見格。倪是顧惜耐自家格身體呀。耐定規勿肯轉去。像煞倪總規有點勿放心。耐勿肯聽倪格閒話末。隨便耐去那哼。本來勿關得倪捨事。倪阿好來管耐。說著。坐起身來。推開了王太史的雙手。掠掠頭髮。就要跑開。王太史見金厲翻

起面來。便嚇得他不敢開口。只得也洋洋的立了起來。正是何郎年少。獨看上苑之花。潘岳中年。僅有閒情之賦。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回

苦溫柔太史多情

空繾綣秋娘薄倖

且說王太史聽得金寓催他回去。雖是心中不願。却又不敢不依。原來王太史少年時節。功名心切。拚命的螢窗雪案。苦志用功。那裏曉得什麼迷香洞裏的風情。溫柔鄉中的況味。所以現在見了金寓這般模樣。由不得骨軟筋酥。那敢違背。只得滿口答應。立起身來。又叮囑了金寓幾句話兒。金寓只把頭略點一點。秋氣說道。曉得哉。勿要多煩哉。豪燥點去罷。王太史方才沒情沒趣的走了。又過了不多幾日。早已是蒲艾盈門。榴花照眼。薰風送暖。午節將臨。王太史免不得要在金寓那裏。報效幾個雙檯。除了照例開銷之外。金寓還格外向他借了幾百塊錢。上海灘上的紅倌人。是端陽節後。照例要歇夏的。金寓也把公陽里的房子回了。在觀盛里賃了兩樓兩底的房子。暫且收場。就搬到觀盛里去。金寓忽然轉了一個念頭。要叫王太史替他開銷用度。明曉得王太史是個頭等瘟生。樂得騙他一騙。便立刻去請了王太史來。和他說明了。要在觀盛里暫停一節。更兼自己做生意做得怕了。最好揀一個合意的客人。嫁了他。從此跳出風塵。

脫離苦海。只是一時沒有娶他的客人。一面這般說著。却把一隻媚眼。注在王太史身上。目不轉睛。只顧呆看。那一種嬌羞的態度。一付憨媚的神情。王太史不看猶可。一見他這般模樣。早已神迷目眩。魄動魂銷。不覺就要毛遂自薦起來。當下一口應允。替他開銷門口。又露出些要娶他回去的話風。金寓也不答應。也不回絕。只說格是倪一生一世格事體。勿是瞎來來格。慢慢裏倪再商量。故歇除脫仔耐。倪總無撥捨第二格人。賽過就是耐格人碗。王太史聽了這幾句說話。總算已經得了他的允許。就如捧了綸音鳳旨一般。自然是感激涕零的了。自此以後。金寓的開銷日用。都是王太史一力承當。金寓還要拚命的敲他竹槓。今天要做衣裳。明天要打首飾。又要天天出去坐坐馬車。吃吃大菜。看看一個多月。王太史已是所費不貲。這金寓雖是出來歇夏。那觀盛里的房租日用。却都是王太史出錢供給。差不多就是王太史包他一節一般。論理不該再和別的客人來往。金寓却只等王太史前腳走了。後腳便叫娘姨去尋了那姓陳的客人來。暗中雙宿雙飛。早已訂了婚姻之約。只瞞着王太史一人。娘姨等雖然心上不以爲然。却爲的金寓本是自家身體。又不欠什麼帶擋。只好由他。可憐王太史那裏曉得。還是妄想痴心。打算要娶他回去。托了許多朋友。去和金寓做媒。金寓不得不暫時

答應只說要王太史先付一千銀子。算做定錢。等到過了中秋。再行擇吉。講定了身價四千。一切費用。統通在內。那做媒的朋友聽了。估量着不甚妥當。只得和王太史一一說明。那知王太史聽了。並不疑心。把他的說話。當作千真萬真。心上十分歡喜。果然先付了金寓一千銀子。金寓收了。他的定錢。也不寫張收票。落得安安穩穩的。用著王太史不心痛的銀錢。從此以後。這金寓就要算是王太史的人了。王太史因要謝謝媒人。有天晚上。約了幾個客人。就在金寓那邊吃酒。金寓心上老大的不願意。却没有法子回他。王太史向來本與辛修甫相識。這一席酒。也把辛修甫請在裏頭。辛修甫雖也有些風聞。却還不曉得他們的情節。接了王太史的請客條子。立刻就來。走進房間。恰恰與金寓打了一個照面。修甫把金寓打量了一回。暗想果然就是那公陽里的姑蘇金寓。這是上海平康隊裏有名的辣手俏人。王太史那裏是他的對手。心上這般打算。不好竟說出來。王太史見辛修甫來了。連忙立起相迎。修甫進房。招呼了一會。見請客已經到齊。有幾個不認得的。免不得彼此請教姓名。敷衍一回。王太史請客入座。衆人一齊坐下。辛修甫一面應酬衆人。一面留心看那金寓的舉動。覺得他落落寞寞的。面上明露著一付不高興的神情。好像在那裏想什麼心事。王太史搭趣著和他說話。他也

是待理不理的樣兒。修甫看了。甚是疑惑。却又不好問他。停了一會。那金寓忽然立起身來。走到王太史身旁。附著耳朵。說了幾句。王太史連連點頭。原來金寓對王太史說的話兒。是心上煩熱。要出去坐一回夜馬車。王太史那敢拗他。就點頭答應。偏偏的事不湊巧。陸雲峯的坐位。緊靠著王太史身旁。這幾句話兒。恰恰的被他聽得明明白白。陸雲峯的酒量。本不甚高。今天多吃了幾杯。已經有了七八分醉意。聽得金寓要出去坐馬車。明擺著是惹厭他們。要躲避出去的意思。不由得那腹中的酒。直湧上來。按不住怒氣。只聽得噹的一聲。陸雲峯把手內的酒杯。向檯上一放。冷笑道。我們這樣的吃酒。有什麼趣味。吃出一肚子的氣來。你要出去坐馬車。那一天不好去坐。偏要揀著今天。我們在你院中吃酒。你就要去坐起馬車來。這不是明明的惹厭我們這班人物。故意要躲了去麼。你要曉得這裏的房子。是王大人租的。我們是王大人請來的客人。與你什麼相干。難道我們吵鬧了你麼。金寓本來一肚子的沒好氣。正要發作。巴不得有人引動他。聽了陸雲峯的說話。霎時間面泛濃霜。雙眉倒豎。還沒有開口。早聽得王太史向陸雲峯說道。陸雲翁不可這般動氣。你不曉得內中的細情。他近來的身體。著實有些不好。一天到晚。只是懨懨牽牽的。沒有舒服的時候。好似有些暑病一般。我恐